

廣

州

大

典

陳建華 曹淳亮 主 編

廣州大典

66

第五輯·守約篇叢書
第二冊

廣州出版社

目錄

乙集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

宋吳仁傑撰 一

鄴中記一卷

晉陸翽撰 六九

釣磯立談一卷

宋史□□撰 七七

燕翼貽謀錄五卷

宋王栐撰 一〇〇

漢官舊儀二卷補遺一卷

漢衛宏撰 一四〇

翰林志一卷

唐李肇撰 一五五

續翰林志二卷

宋蘇易簡撰 一六一

麟臺故事五卷

宋程俱撰 一六九

翰苑遺事一卷

宋洪遵撰 一九八

嶺表錄異三卷

唐劉恂撰 二〇九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宋 朱長文撰 二二五

長春真人西遊記一卷附錄一卷

元 李志常撰 二六八

西使記一卷

元 劉 郁撰 二九七

西藏賦一卷

清 和 寧撰 三〇三

普法戰紀輯要四卷

清 張宗良譯 清 王 韜撰 清 李光廷 刪纂 三二二

舊聞證誤四卷

宋 李心傳撰 四〇四

丙集

鷗冠子三卷

宋 陸 佃註 四三九

治要節鈔五卷附錄一卷

唐 魏 徵等編 清 李光廷 節鈔 四七三

兩漢刊誤補遺

提要

宋吳仁傑撰仁傑有易圖說已著錄是書前有淳熙己酉曾絳序稱仁傑知羅田縣時自刊版又卷末有慶元己未林瀛跋稱陳虔英爲刊於全州郡齋殆初欲刊而未果抑虔英又重刊歟舊刻久佚此本乃朱彝尊之子昆田鈔自山東李開先家因傳於世據其標題當爲劉攽兩漢書刊誤而作而書中乃兼補正劉敞劉奉世之說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稱劉攽撰文獻通考載東漢刊誤一卷引讀書志之

兩漢刊誤補遺提要

榕園叢書

文亦稱劉攽撰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引讀書志之文稱劉敞劉攽劉奉世同撰又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別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徐度卻掃編引攽所校陳勝田橫傳二條稱其兄敞及兄子奉世皆精於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以是數說推之蓋攽於前後漢書初各爲刊誤一卷趙希弁所說是也後以攽所校漢書與敞父子所校合爲一編徐度所記是也然當時乃以攽書合於敞父子書非以敞父子書合於攽書故不改敞父子漢書標注之名而東漢一卷無所附麗仍爲別行則馬端臨所列是也至別本

乃以攽書爲主而敞奉世說附入之故仍題刊誤之名則陳振孫所記是也厥後遂以東漢刊誤併附以行而兩漢刊誤名焉仁傑之兼補三劉蓋據後來之本而其名則未及改也文獻通考載是書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則作十卷今考其書每卷多者不過十四頁少者僅十二頁勢不可於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亦太相懸殆修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歟劉氏之書於舊文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仁傑是書獨引據賅洽考證詳晰元元本本務使明白無疑而

兩漢刊誤補遺提要

榕園叢書

後已其淹通實勝於原書雖中間以麟趾爲麟趾之類間有一二之附會要其大致固瑕一而瑜百者也曾絳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聞稱之固不虛矣

序

兩漢刊謄補遺者曠隱居士河南吳南英之所作也居士博學嗜古識見精詣天資絕人其於書也不苟讀必參覈是正窮極根柢不極不止也自進士時已刻意既決科志益苦雖日治文案若不暇給莫夜輒親膏火與書爲市或通昔脅不至席所至未嘗飾竿牘以干薦進一意於書嘗曰先秦古書世禩綿邈又多得於散軼故難知而難讀兩漢特近古儒先耳目相接未遠二史何多疑也班書繇服應而下音解注釋無慮數十家世獨以師古去取爲正而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

兩漢刊謄補遺序

榕園叢書

著刊謄盡摘其失漢事至三劉若無遺恨矣今熟復之亦容有可議或者用意之過與夫偶忘之也廼據古引誼旁搜曲取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異字畫之乖訛音訓之舛逆句讀之分析指意之穿鑿及他書援據之謬陋畢釐而正之的當精確如親見孟堅蔚宗執筆身歷其山川城郭目擊東西都事者一時宗工文師翕然稱之以爲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遺親黨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其宰羅田之明年以書抵余曰我力貧刊是書且成子其爲我序之余笑曰居士月卻兼奉七萬錢廩人有幾而暇及此然平生辛苦所

得不私諸已又遺之人則是書必行遠也必益於學者也果焉用余言余既敬慕其博且重辱其索故爲道其畧如此居士又嘗爲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非遷固本語一辭弗贅與是書實相表裏後當錄續見於世斗南其舊字云涪熙己酉閏月五日古沐曾絳引

兩漢刊謄補遺序

榕園叢書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第一卷

沛豐邑中

姓劉氏

祭蚩尤

剛武侯

之字闕文衍文

塞翟

五諸侯一

五諸侯二

東西秦

尙右一

尙右二

尙右三

義年

灌嬰守滎陽

呂氏

南北軍一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一

榕園叢書

南北軍二

南北軍三

南北軍四

南北軍五

第二卷

督之

年號

作詰

飛廉

後元一

後元二

馬口錢

大赦

池籛

粲

神爵元年

甘露一

甘露二

黃龍元年

三服官

休侯一

休侯二

申徒一

申徒二

前元年一

第三卷

前元年二

前元年三

前三年

搏揜

亞谷

相國

御史丞史

驃粟

京兆

張廷尉一

張廷尉二

山都侯一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二

榕園叢書

山都侯二

元愷一

元愷二

元愷三

義和一

義和二

義和三

義和四

第四卷

義和五

柏封

羿泉

太顛

五則

既生霸一

既生霸二

既生霸三

方明

樂師

房中歌	富媼
媼神	銚
阡陌	剛壘
上壽一	上壽二
南嶽	昆侖
第五卷	
封禪	太歲一
太歲二	太歲三
咸池一	咸池二
戎叔	魏舒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三 榕園叢書	
三號一	三號二
三號三	三號四
仲雍虞仲	北吳
吳城	三江一
三江二	北景
輯	太學
第六卷	
史書令史	易之嘽嘽
將尉	血食
蒲將軍一	蒲將軍二

五領	趙相國
八佾	得獸
頤指	亡何
姑姊子	子姓
角	丹水
蒼梧	曼姬
孫衛	騶虞一
第七卷	
騶虞二	騶虞三
鸛一	鸛二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四 榕園叢書	
太史公一	太史公二
太史公三	太史公四
太史公五	麟止
奏疏	王良
筵	哀鰥
夷齊	滿籊
封事二誤	太陰
子卯	東西鄉
第八卷	
醢藉	異姓

反騷	欽一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五
欽二	允與	字誤	戊巳一
領頤	荅	戊巳二	戊巳三
方巨	終王	斷獄	河清一
北海	錐刀	河清二	河清三
黃金	鐵器	五日一	五日二
亂曰	禍一	臘	儼呼
禍二	歲星	牟	升
奴戮一	奴戮二	中候	貫脰
第九卷		歲龍一	歲龍二
		塗山	當塗

第十卷	符一	符二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六
諷	從士	楊氏	郎君	使匈奴
黃老君	偃伯	鳥獸之文	牙門	牙門二
公輸班			牙門三	胎息
咸常	菴	于越	畫諾	牙門
要子			要子	牙門
牙門			牙門	牙門
牙門二			牙門三	牙門
胎息			郎君	使匈奴
使匈奴			郎君	使匈奴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郎君	使匈奴

兩漢刊誤補遺卷之一

守約篇叢書

宋吳仁傑撰

沛豐邑中

高紀沛豐邑中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紀錄耳仁傑按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望大抵書某縣某鄉或畧之則曰某縣鮮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戶牖人項羽下相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如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但曰平陽人漢書則曰南陽堵陽河東平陽此類是也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榕園叢書

皆具高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文則知所謂沛豐邑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紀錄然也春秋傳都曰城邑曰築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小都鄉邑聚為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枸邑左邑之類為多今地里志沛郡屬縣有豐而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又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於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刊誤以沛豐邑中為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錄者誤也

姓劉氏

姓劉氏史記索隱曰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

封之於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即遂以虞為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仁傑曰索隱之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秦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自太史公啟之而莫之改唯歐陽公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自某姓是為得之然於高祖紀書姓李氏者豈仍史文之舊歟至宗室表云李氏嬴姓謂其胃出於益也益固嬴姓所祖而唐又謂出於皋陶按皋陶自是虞姓豈得合二姓為一哉蓋誤以益為皋陶之子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榕園叢書

故爾魏志詔以舜妃伊氏配方丘按樂鑿取范氏實陶唐之裔曰樂祁然則舜妃當曰祁氏

祭蚩尤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臣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仁傑曰瓚之說皆非也所祭蓋天星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祀之耳封禪書祀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而兵居其一焉兵主所祀則蚩尤之星也武王克商上祭於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事頗類此

不然黃帝擒殺蚩尤者也既祠黃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於此遂以冢傳會不足據也況八神以類舉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外祭星爲宜彼貪黷之鬼烏得選其間哉顏註以釁鼓句絕亦非是按封禪書祠蚩尤釁鼓旗字當屬上句讀之

剛武侯

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棘蒲剛侯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三

榕園叢書

陳武也宜爲剛武侯師古曰此史失其名不當改爲剛武侯武以爲懷王將無所據仁傑謂剛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爲陳武若曰陳武爲懷王將無據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按項籍傳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爲懷王將矣顏註不悟蒲將軍爲陳武故謂武爲楚將無據

之字闕文衍文

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刊誤曰案下文少足下二字仁傑按史記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

約故刊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隨之語簡意足疑漢書但脫一之耳又素服以告之諸侯刊誤曰此一之衍文今按漢紀作以告諸侯資治通鑑取之

塞翟

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六月廢邱降置河上渭南上郡與史記所書不同仁傑曰漢所爲不卽以兩王地爲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於二年始書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於義爲長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四

榕園叢書

五諸侯

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之兵諸家釋五諸侯不同應劭以爲塞翟商韓雍徐廣以爲塞翟商魏河南韋昭以爲塞翟商韓魏顏師古則又以爲商韓魏河南常山刊誤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仁傑曰刊誤去常山而取陳餘之兵固然他從顏氏則猶未之盡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南王申韓王昌魏王豹相繼皆降又虜商王卬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鄭昌之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卽爲河內郡此三人皆以國除不得

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唯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并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兵

盧校云前第五行固字下疑脫當字

五諸侯二

魏王豹傳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陳餘傳漢擊楚使使告趙求類張耳者持其頭遺餘乃遣兵而塞翟兩王固各以其賦從此五諸侯可考見於史者淮陰侯傳曰漢之敗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趙亦與楚和魏王至國亦反至是五諸侯其不肯漢者獨韓王一人故紀言諸侯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五

榕園叢書

見漢敗皆叛去是也且史稱刼五諸侯兵則以兵爲主故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侯之數而常山王不與焉然叔孫通傳言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鑑於此但云率諸侯兵恐有脫字至項羽本紀贊將五諸侯兵滅秦此舉山東六國言之與高帝刼五諸侯兵不同

東西秦

此東西秦也刊誤曰按文多西字仁傑曰漢紀作此亦東秦與刊誤之言脗合通鑑多采漢紀之文於此則獨用漢書本語者按上文敘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

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熟復之語意血脈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刊誤之意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秦

尙右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故云不出其右也刊誤曰古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仁傑按用兵貴右見老子書又云凶事尙右禮載孔子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此凶事尙右然也兵者凶器尙右蓋以凶禮處之春秋傳言鄭曼伯爲右拒在祭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六

榕園叢書

仲足爲左拒之先用兵尙右然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然乘車與兵車不同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車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戰國以來無日不尋干戈天下之人習見兵車之禮而已故其俗貴右然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而尙左

尙右二

老氏曰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兵車固尙右矣然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尙左疏謂軍將尊尙左頗與前說戾仁傑按老氏所云非指同車言之左傳韓厥代御居

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然後尙右其餘軍將亦尙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車有三人將及御者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尙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尙左以其非元帥爾

尙右三

諸侯王表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仁傑按士蒞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王叔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七

榕園叢書

左寡君亦左之右之云者非以右爲尊而然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左陽右陰固有定體然黃帝書謂地不滿東南故左手足不如右強禮左胸右末注謂從右手取之之便然則所謂左之右之者譬手之用事與否耳故杜征南解左傳公之右云用事也解不亦左乎云不便也實用此意文紀右賢左戚注引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似未得其要領盧校云杜征南解左傳句左傳二字誤當云解在公之右云觀傳文自明

義年

詔曰有意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刊誤曰義讀曰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矣

仁傑按王融義作議曲水詩序云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書行議年日夕於中甸李善注文選引此詔文爲釋而五臣不本出處自出意見云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豈不甚可笑刊誤讀作儀與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又云年老癰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癰病不害其爲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融所云殆據別本之文如此懿稱據李善文選注所用字今本作意稱

灌嬰守滎陽

十二年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八

榕園叢書

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產祿等遣穎陰侯灌嬰將兵至滎陽仁傑按史記本傳嬰自擊黥布歸以列侯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爲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實以呂后八年史記漢書於高后紀各書之蓋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產祿擅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爲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爲丞相乃以嬰爲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爲太尉又誤也通鑑於高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書嬰屯滎陽二事恐當刪

呂氏

高后紀高皇后呂氏仁傑按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稱姓舜之姓姚四岳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於夏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呂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於卿大夫書爵書氏書名書字宰渠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於內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系以字或系以諡或系以父國或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風紀季姜蕩伯姬之類是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配之姜氏子氏妣氏配姓也高后紀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政和中嘗用議臣之請改公主郡縣主爲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九

榕園叢書

帝姬宗姬族姬蓋誤認王姬之稱不知春秋之書王姬猶紀季姜系以父國云爾徐氏卻埽編載議者之言謂國家趙氏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是誤以氏爲姓也左傳有葛嬴懷嬴要當易姬爲嬴乃與古今命婦疏封止稱父氏而不以姓挈氏亦沿襲之久莫誤其非

南北軍一

勃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仁傑曰漢南北軍雖號爲兩軍相表裏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請覆脫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爲衛司

馬衛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爲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於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畧可觀矣呂后初從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如故澤妻后女弟呂頌女也后意以兩軍惟北軍爲重既得其柄矣南軍又呂頌子壻居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卻顧使澤之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於后八年載后病困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於后之二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於后病困之日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十

榕園叢書

南北軍二

高帝十年戚鯁爲中尉孝惠五年卒事見百官表然不載繼鯁者爲何人至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間二十餘年闕而不書仁傑按呂后嘗戒產祿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其積慮如此自鯁之卒疑后已用其黨陰總兵柄矣後因丞相言遂用呂台居北軍而中尉之兵歸呂氏孝惠元年以劉澤爲衛尉澤固呂黨至后之七年以澤爲琅邪王太史公謂太后王諸呂恐後劉將軍爲害迺王澤以慰其心非也衛尉實主南軍后以爲澤雖娶頌女要是劉氏宗疑終不得爲己用故外示尊寵

裂地而王之其實自欲用諸呂持衛尉兵職耳未幾果令產居南軍蓋自戚鯁之卒劉澤之王衛尉中尉不復授人雖長樂衛尉亦用呂更始爲之而中外兵柄皆爲呂氏有矣

南北軍三

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陳平如張辟疆計以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語在呂后傳仁傑按惠之季年劉澤爲衛尉至呂后七年乃封琅邪若呂產當發喪之日便居南軍則澤豈應尙仍故官邪史記於孝惠七年書呂產居南軍恐應在后之七年劉澤既王之後然高后紀又云八年七月令呂王產居南軍蓋未命申飭之辭云爾

南北軍四

丞相平令平陽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仁傑按未央衛尉寺蓋在宮內產既不得入殿門則宮內之兵無容號召矣遂爲朱虛侯所誅按百官表自劉澤既王之後不載衛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衛尉兄而不書姓史記高紀有酈兄疑衛尉兄卽酈寄也當澤之旣去兄之未授也衛尉缺不書不知平陽侯所告衛尉爲何人以功臣表考之則閉殿門止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上 榕園叢書

產者劉揭也揭時爲典客意平勃使之兼行衛尉事以拒呂產蓋勃之將北軍大勢已定故揭得以舉其職而南軍惟揭之聽向使祿未解印產方主兵於中是烏能止其入殿門也哉

南北軍五

南北軍以衛尉中尉分掌其事胡廣曰衛尉徵巡宮中執金吾徵巡宮外相爲表裏李揆亦曰南北軍本以相制二者固不可總而一之也文帝卽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似未究當時置軍之意至二年乃以酈兄爲衛尉總南北軍而中尉不除人豈昌以衛將軍仍統北軍耶十四年紀書中尉周舍爲衛將軍擊匈奴百官表亦載舍是年爲中尉然不載其自中尉爲衛將軍事意中尉衛將軍名雖殊而職統北軍則一故史畧其事耳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上 榕園叢書

兩漢刊誤補遺卷之一終

高要 廩生邱雲鶴校字
生員林煜昌

兩漢刊誤補遺卷之二

守約篇乙集

宋吳仁傑撰

督之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師古曰督謂察視責罰也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師古曰督謂察視之仁傑按督有兩義西域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爲義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爲責罰復兼察視爲言持兩端何也隋志載梁杖督之制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字文周定五刑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榕園叢書

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笞其臀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謂鞭之之爲用殘剝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蓋如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爲輕笞用竹鞭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笞至露形體而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扑刑而宋子罕親執以扶策者幾是邪然則督爲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爾也唐因隋舊凡督責鞭罰之制併廢不用顏氏有不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爲義而已說文督殺二文同篤音督察也殺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卽以督爲殺

年號

武紀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刊誤曰年號之起在元鼎耳通鑑考異曰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仁傑按魏司空王朗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卽位以來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蓋爲是也時雖從有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榕園叢書

司之議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於元鼎固然謂元鼎爲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

作誥

初作誥李斐曰策文也見武五子傳仁傑曰年號起於元鼎之四年凡史漢此年以前事而繫以年號者皆史家所追書也獨武五子傳載所賜策此則當時本文其文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漢紀所載亦同據此則元狩之稱又似非

追改在當時策文已如此矣以三王世家參考之策文三皆曰維六年四月乙巳讀此乃悟武五子傳所著元狩字亦追書爾記事而繫年追書年號可也今賜策具載當時本文乃復出此二字豈不疑誤後世

飛廉

武紀飛廉館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雀有角司馬相如傳椎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傍有篆飛廉字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爲龍身而鳥喙原父謂此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作銘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三 榕園叢書

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仁傑按晉載記勃勃造刀爲龍雀環又於殿前鑄銅爲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爲何如審如郭言龍雀乃飛廉之異名勃勃異之何哉固非所以責夷狄者存中之鉦有角羊頭恐是鹿非羊其形與龍雀刀不類卻合於景純所謂鹿頭者原父之刀鳥喙乃畧與晉書相符然一說身似鹿一說鳥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似小異刀銘之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都與原父所記益不同按陶宏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縷作一龍形劉裕破長安得之疑五刀各一銘云

後元一

後元元年刊誤曰按昭紀辭訟在後二年前皆聽勿治則當但稱後元年也葛魯卿侍郎云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謂之後疑若有極不知諱避何耶仁傑按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在元鼎之前未有年號尙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之若但以後元爲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無所諱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年史文闕畧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其以建武冒於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也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四 榕園叢書

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猶幸傳志畧載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

後元二

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字仁傑按此固合於文景稱後元年之義然祭祀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未害理也班固於武紀書後元元年於昭宣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於霍光傳但書後元年